

我自幼喜歡印章，這麼說並非空口無憑，有兩件「物證」留存至今：一件是少年時寫的一張「書法」，被母親小心翼翼地保存下來，直到母親去世後，我才重新看到，驚奇地發現那上面竟然鈐着一方名章。我一眼就認出，那是我上小學時用肥皂刻的——那肥皂早已杳無蹤影，但彼時的「處女刻」竟還留下了印痕，何其難得也；另一件是一塊黃色長條狀石頭，上面有「侯軍」二字的淺淺刻痕，那是我的第一方自刻印章。我從未擁有過專業刻刀，這印章八成是我用鉛筆刀刻的，故而刀痕很淺，但線條還算爽利。這件「作品」我一直保存着，至今還珍藏在我的印盒裏，石頭的包漿已經很厚了。

有這兩件東西作證，足見我與印章還是很「有前緣」的。可惜，有緣未必成「眷屬」，只因後來移情別戀，迷上了書法；拜入師門後，書法老師並不治印；此後，十八歲就進報館當記者，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別說治印了，連書法也顧不上了。就這樣，蹉跎歲月幾十年，我再也沒碰過刻刀。

不過，對篆刻藝術的愛好卻是刻進骨子裏的。有道是「有緣千里來相會」，誰能料到，我在年近花甲時，卻如靈光乍現，竟然鼓搗出一個「集印為詩」的新玩藝兒——以閒章的詞句為基本語言單位，重新排列組合，抒發自己當下的情感和意念，幻化為一首首新詩。這麼說不好理解，且舉例說明：集印詩「獨處忘言卧看山，青山問我幾時閒？長與東風約今日，不捨春風又一年。」這是在臨退休時寫的，表達的是希望早點放歸江湖的期許之情。這首小詩用了六方印章，分別是「獨處」、「忘言卧看山」、「青山問我幾時閒」、「長與東風約今日」、「不捨」和「春風又一年」。所謂

珍愛印章中的「詩意」

侯軍



▲四枚篆刻印稿：「嶺南客」（李賀忠刻，左上），「寄荃齋」（陳浩刻，右上），「青鳥賦」（鄭朝陽刻，左下），「胡不歸」（李澤潤刻，右下）。

「集印詩」，就是這麼連綴演繹出來的。這些印文是從千百方印文中精挑細選，比對鍾煉，組合成詩的。而這些印文，有些是出自我的印章收藏，有些是得自藝術界朋友的自用閒章，有些則是徵得印章收藏家的慨允，我去打來的印蛻……總之，每一枚皆來之不易。集印愈多，詞彙愈多，製作集印詩詞的空間就愈大，作品也就愈加豐富多彩……

這樣的新玩法，我孜孜矻矻作了十年，作出的集印詩詞少說也有一兩百首了。以這些作品為「母本」，深圳的兩位篆刻家陳浩和李賀忠還與我聯袂，先是於二〇一三至二〇一四年舉辦了「集印為詩」巡迴展（深圳、汕頭、包頭、天津、海寧）；十年之後的二〇二四年又舉辦了一次「集印十年」紀念巡迴展（深圳、德化、上饒、嘉興、海寧）……

這一路走南闖北，逡巡而行，所到之處，

我竟然時常被不明真相的朋友們稱為「篆刻家」了。我起初還忙着解釋「我不是篆刻家，只是喜歡篆刻……」但，似乎並無效用。在人們的印象中，你都發明了「集印詩」，還搞了這麼多展覽，怎麼可能不會篆刻呢？遇到這種情況，我只能聽之任之了。

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就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叫做「善書者不鑒，善鑒者不書」。清代袁穀芳曾直言：「天下有不習其事，而能言其義者乎？有之矣。卞和以識玉名，非以能雕琢玉名也；伯樂以識馬名，非以善馭名也。知畫者不必工於畫，知詩文者不必工於詩文。理之所通，以意悟而已。」（引自《中國印論匯編》第八百六十一頁）這段話說得明明白白——善畫並非鑒賞繪畫之前提，善詩文也並非進行詩文品鑒的必備條件，關鍵只在於「意悟」二字。一個人懂得「意悟」且善於「意悟」，就能做到「理之所通」：以理鑒畫，以理品書，以理賞印，那你就是書畫印評鑒領域的卞和與伯樂。置諸現代，你就足以當得起「藝術評論家」的稱謂了。

由此看來，藝術創作與藝術鑒賞本是兩片水域，雖說互相交叉，渠聯溝通，但其實是兩種學問。可是近百年來，隨著西風東漸古風式微，這種傳統分工也逐漸淡化乃至消弭了。尤其鑒賞一門，好像越來越沒有獨立性。時常聽到這樣的質疑之聲：你都不會書法，還能批評書法的優劣？你不會畫畫，就不要亂指摘人家的畫作……言之鑿鑿，似是而非。殊不知，鑒賞與評論原本就是一項獨立於藝術創作外的學科。篆刻家與鑒賞家，互相依存，互為表裏——就如同我並不操刀治印，卻完全可以鑒別印章的高低優劣，欣賞篆刻的美醜妍媸。當然，精於鑒別和欣賞尚屬鑒賞家的本業，倘若

這個鑒賞家還喜歡寫詩，賞着賞着，驀然發現了印章中蘊涵的濃濃「詩意」，一步邁進這個宏大淵深的文學寶庫，那就來玩「集印為詩」吧——以我個人的沉浸式體驗而言，我與篆刻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從喜歡到欣賞，從欣賞到收藏，從收藏到發現，直至以「集印為詩」這種自創的藝術形式，打開印章中貯藏的文學寶藏的奇妙旅程。

篆刻從遠古走來，原本只是身份憑證，諸如皇帝璽印、各類官印乃至名章齋號等等。宋元以後，尤其是明清兩代，軟石被發現，使得文人們開始以刀為筆，揮灑治石，各聘才思，抒情言志，三言兩語，意蘊雋永，遂使閒章風行於世，絕妙好詞層出不窮。然而，從古至今，除實用功能和藝術鑒賞功能之外，蘊藏在閒章中的寶貴的文學資源，似乎一直未能得到深度開發和有效弘揚。無論印家還是藏家，大都只專注於刀法技法方寸之美，對篆刻的文學價值普遍認識不足，這豈不是太可惜了？故而，我在此倡言：珍視印章中的那一縷「詩意」。

作者簡介：侯軍，藝術評論家。已出版各類專著二十餘部，包括文學作品《青鳥賦》、《收藏記憶》、《雪霽》、《那些小人物》；藝術評論《東方既白》、《讀畫隨筆》、作家研究專著《報人孫犁》以及藝術家傳記散文集《孤獨的大師》、序跋集《守住寧靜》等。

「唐風萬里」近300文物一覽多元盛世

《明皇擊球圖卷》《春夜宴桃李園圖》首兩個月展出

「唐風萬里：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專題展覽今日起至12月31日在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辦，展出來自內地十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28家文博機構的269件／套重要藏品，其中49件／套為一級文物，29件／套為香港出土的唐代重要文物。今次展覽由發展局與國家文物局主辦，是在去年為慶祝中法建交60周年，國家文物局與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Guimet）合辦的「中國·唐——一個多元開放的朝代（7至10世紀）」展覽的基礎上，加入香港出土的唐代文物及調整部分展品策劃而成。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 顏現

今次展覽分為八個單元，分別介紹唐代行政管治、長安城規劃、人民生活、宗教思想、文人風雅、工藝技術、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景象，及香港作為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節點的角色，呈現大唐兼收並蓄、多元開放的盛世風采。

重點展品中的兩幅畫作《明皇擊球圖卷》和《春夜宴桃李園圖》僅於首兩個月展出，其他重點展品包括重現「茶聖」陸羽形象的三彩茶具及坐俑模型、以薄金片鏤空鑿刻而成的金櫛頭飾、極具異域風情的彩繪黑人舞俑、被納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天壽抄》《論語鄭玄注》等。

在昨日的開幕禮上，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喬雲飛、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秘書長王松苗、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劉俊傑、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譚平、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許焯權和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彰德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

甯漢豪致辭時表示，「這次展覽是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慶祝活動之一，亦是發展局與國家文物局在2022年簽署《關於深化文化遺產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框架協議書》後，規格最高、規模最大、文物展品數量最多的合辦展覽，標誌着雙方合作邁向更高台階。香港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殷切期待我們在香港舉辦「唐風萬里」展覽，可以把巍巍唐風展現給香港市民，以及來自萬里各地的朋友。」

喬雲飛致辭時表示，「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中國·唐——一個多元開放的朝代（7至10世紀）』展覽在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開幕。作為這一展覽的延續，唐代文物展覽歸國首站就來到了香港這一國際大都市，讓前來參觀展覽的觀眾深切感受到大唐盛世的獨特魅力。」



▲「唐風萬里：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展覽昨日於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行開幕禮，圖為主禮嘉賓合影。

重點展品（部分）

三彩茶具及坐俑模型（一組）

- 唐
- 鞏義市博物館藏

「煮茶坐俑」是目前內地首個再現內地「茶聖」陸羽煮茶形象的唐代三彩器，也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與陸羽形貌相關的實物資料，較全面反映《茶經》記載唐代茶事中，從碾茶、煮茶、分茶到飲茶的過程。



金櫛

- 唐
- 揚州博物館藏

唐代女子梳高髮髻，插在髮髻上的飾物叫做「櫛」。這件金櫛以薄金片鏤空鑿刻而成。金銀器在北朝時從外域輸入，黃金雕刻藝術至唐代達至巔峰。



酒令籌（兩件）

- 唐
- 鎮江博物館藏

酒令籌和酒籌筒是一組唐代宴上行酒令的專用工具，在唐代出土文物中屬首次發現，為研究唐代飲酒風俗提供珍貴資料。



緯絲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圖》立軸

遼寧省博物館藏
這幅《春夜宴桃李園圖》為清代中後期觀賞性緯絲的代表作，取材自唐代詩人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圖》，描繪於桃李花盛開的庭園，夜間遊宴場景。



香港為海絲之路重要角色

話你知

在展覽的最後，以「瓷通四海」為切入點講述海上絲綢之路的故事，集中展出於香港大嶼山赤鱗角、東涌和磡頭出土的重要唐代文物，包括陶瓷器、鐵兵器、銅帶飾、銀髮釵、琉璃指環、切角碎白銀塊、開元通寶和乾元重寶銅錢等，以闡釋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角色。其中，在香港出土的唐代「萬歲、端州」銘文銀塊碎片，推測銀塊產自唐代盛產白銀的端州，即現今廣東肇慶。「萬歲」相信為武則天時「萬歲登封」或「萬歲通天」年號有關。

「唐風萬里：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

展訊

展期：即日起至12月31日
地點：香港文物探知館
免費入場

紀錄片《過年》8月香港首映

【大公報訊】康文署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於8月3日（星期日）在資料館電影院舉行以已故中國著名藝術家黃永玉為題材紀錄片《過年》（2024）的香港首映，並於8月23日（星期六）和30日（星期六）安排另外兩場放映。此放映節目名為「畫說人生：《過年》（2024）」，是「中華文化節2025」節目之一。

黃永玉是中國國寶級畫家和作家，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的畫作既擷取西方元素，更別具中國水墨畫的靈動氣韻，在當代藝術界享有崇高地位。

導演楊凡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與黃永玉結緣。在2012年春節除夕前三天，黃永玉在其畫室與楊凡分享人生中的點點滴滴，涉及時代變遷、人性善惡、創作靈感、友情溫暖，以至生老病死。十二年後，楊凡以這些珍貴光影片段組成《過年》。

三場放映均設映後談，分別由楊凡和《過年》執行導演李逸峰擔任講者。

票價60元，現正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電話購票請致電3166 1288。



▲《過年》劇照。